



一秒之后

[美] 威廉·福岑◎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一秒之后

(美) 威廉·R. 福岑 著
符瑶 译

ONE SECOND AFTER: A NOVEL By WILLIAM R. FORSTCHEN
Copyright © 2009 BY WILLIAM R. FORSTCHEN, FOREWORD BY NEWT GINGRICH,
AFTERWORD BY WILLIAM D. SAND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PECTRUM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秒之后 / (美) 福岑 (Forstchen, W. R.) 著; 符瑶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779-6

I. ①一… II. ①福… ②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8134号



幻想文库

一秒之后

(美) 威廉·福岑 著; 符瑶 译

责任编辑: 贾 骥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世纪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45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79-6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这是会何时发生的问题。

——尤金·哈比格将军
前美国空军总司令
美国战略总指挥

鸣 谢

所有他人所著，并在孩提时代鼓励到我的书，或者说所有的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教导我要成为一名老师、作家、父亲。读者之中，那些在冷战时期，看科幻小说长大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小说《唉，巴比伦》以及惊悚电影《遗言》《海滨》等作品。尽管那一时期扰人的噩梦最终没有成真，但在我小时候，人们确实怀疑过书中的故事是否真的会像警告中所讲的一样成为现实。他们对我的影响在这本书里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警告其实和过去的警告一样真切，只是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潜在的现实。

特别感谢我的朋友纽特·金里奇为本书撰写前言。在写作过程中他一直从旁鼓励、建议，给了我许多帮助。他还把海军上尉比尔·桑德斯介绍给我，这位先生在这本小说涉及的领域中是世界级的专家。正因如此，在创作期间桑德斯上尉给我的建议，可以说拥有无法估量的意义，我们也在在此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有时我问他一些问题，他会明确告诉我“我无法回答”，讨论也跟着到此为止，但我必须强调，桑德斯上尉是位真真正正的专家。他告诉我的信息全部都是

已经公开的，而非机密的东西。而国会议员罗斯科·巴特利特，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在主持国会委员会时提出评估电磁脉冲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是我创作此书的重大灵感来源。

还有一个老朋友，或许在前言里提到他有些不太合适，他是作家简·谢菲尔德。如今很少有人会再提到他的名字，尽管他那部讲述大萧条时期一家人过圣诞节的电影家喻户晓。在纽约生活的日子里，他的作品和广播启发了我。更幸运的是，我搬到缅因州之后他竟成了我的邻居，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作为当时一名初出茅庐的新人作家，我经常和简待在一起。我时常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孩子，知道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写过这么多将背景设定在过去或者未来的小说之后，我第一次把镜头转回到现在。是简·谢菲尔德建议我把故事背景放在我的故乡：黑山、阿什维尔、蒙特利特学院。我曾在这些地方教书，因而笔下的景物也变得特别真实。当然，作为一部小说，里面的角色都是虚构的，不过朋友和邻居们可能会对故事中的某些画面格外熟悉。在此我要对他们致以最深的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默默支持，感谢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还要特别感谢警察局长杰克·斯塔格斯和他深刻的见解，特别感谢我的家庭医生和我们本地的药剂师，他们对本故事的设想，让其他人都不寒而栗。还有我经常提到的比尔·巴特沃思，这个该死的最佳编辑，他也是无论何时都会对我伸出援手的好哥们儿。

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蒙特利特学院，感谢多年来我教过的成千上万的学生，我深深地爱着你们。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你们是我的创作之源，给我带来了无数灵感。还有我们学校校长、理事会，特别感谢安迪·安德鲁斯，他是一位参加过奥马哈海滩登陆作战的老兵，同时也是我多年的密友。我还要感谢附近一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引领着我和我父亲一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真心觉得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是上帝派来的守护天使。

如果没有好的编辑、出版商、代理商，作家是无法发光发热的。汤姆·多尔蒂是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之一，他总能站在我的立场看待问

题。那些看好这部作品的代理商，埃莉诺·伍德、乔西·莫里斯、凯文·克利里……我所能对你们说的只有衷心的感谢。另外还有一位特别要感谢的人，黛安娜·圣克莱尔，她一直信赖我，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给予我爱的鼓励。还有布莱恩·汤姆森，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最后，我希望这本书中的故事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里面提到的威胁是真实的，让人恐慌的真实。如果你花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向有关专家询问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会感到更加害怕。辉煌之后的衰败总是发生在人们与国家感到最安稳的时刻。这世上就有一些人想要这种事情发生，并极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言：“自由的代价就是要永远保持警惕。”

我祈求从现在起的多年后，随着时光不断流逝，评论家们会说这本书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那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时刻保持警戒，这样我的女儿以及所有我爱的人便永远都不会进入我笔下的这个世界。

威廉·R.福岑

北卡罗来纳州，黑山镇

序 言

尽管这本书是一部小说，但它也是一部现实，确切地说，是一段引人深思的，甚至会让在座的各位感到恐惧的“未来历史”。我是在自己研究学习的时候知道这本书的。几十年过去了，我意识到，真正威胁世界安全的正是威廉·福岑在《一秒之后》中写到的那种特殊武器。

自九一一之后，各种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得到了人们空前的关注。例如越来越多的商务航线遭受劫持，生化袭击，甚至潜在的“垃圾炸弹”，或者在某个大城市中心引发一场真正的核爆炸。

然而却很少有人讨论过 EMP 的威胁，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它。EMP 是“电磁脉冲武器”的英文缩写，这是一种可怕的电子武器，其破坏力可以说无人能敌。

我的朋友，美国海军比尔·桑德斯上尉，作为这一特殊武器研究方面的领先专家会在本书最后为大家献上一篇后记，用非保密文档的形式详细解释这种武器是如何产生巨大破坏的。这里我先对其做一下简单说明。原子弹在地球大气层中爆炸时，本身会产生一种脉冲波，脉冲波以光速传播并会使地球表面所有它触及到的电子设备发生短路。

它就像一道落在你家房子旁边的超级闪电，瞬间干掉你的电脑。除了把一切搞得一团糟之外，它还极有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袭击整个国家，毁掉全国复杂的电子网络以及所有网络上的信息。这是个实际存在的威胁，真正存在的威胁，一个让人不得不为自己和他人担忧多年的威胁。

我的朋友威廉·福岑在过去几年里曾和我一起合著过六本历史小说，我十分了解他。他有一个普渡大学历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专修军事科技史，因而在这本书中，他并未写下太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进行了更为实际的描写。事实上，这本书最开始是我和威廉在一起交流讨论、共同学习几年后的产物。他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关于潜在威胁的小说，以唤醒公众对此类事件的意识。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说的，我将这本书视为一段骇人听闻的、可能会成为现实的“未来历史”。此类书籍本身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赫·乔·威尔斯曾在自己的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了现在我们所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爆发战争，寻常百姓将会遭遇怎样的变故？经典冷战题材小说《唉，巴比伦》和电影《遗言》皆深刻动人地将这样的虚拟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威廉公开承认那两部经典之作确实是这本小说的范本，但我更倾向于把本书比作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现代最著名的“未来历史”小说。如果集权主义的罪恶被世人默许，并在二战后的欧洲瓦砾上繁荣昌盛，那么恐怕书中的未来历史迟早会变为现实。奥威尔用他的书唤醒了人们的意识，一种或许能将我们从苏联老大哥和思想钳制中拯救出来的意识。

我想威廉的书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在那已将扳机扣紧，决意引发一场巨大电磁脉冲爆炸的冷酷敌人面前，政府和公众部门却鲜有人公开正视使用这种新式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要知道，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爆炸便能在片刻之间把我们复杂精细的高科技社会摧毁殆尽，并将所有人的生活送回到中世纪水平。仅仅在第一周，便会有数百万人死去。即使不算食物和干净的水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仅

靠服用必要的药物才能维持生命的话，或许此刻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也无法幸免。

威廉写到都是真实的地点。他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他的故乡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我还记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还有当时我们说过的话。他常常因为自己研究、发现的新东西停下来，然后又继续努力把所有事情作为一篇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但他曾对我说，对他打击最大的，是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未来自己十几岁的女儿会在那噩梦般的现实之中生活的场景。我想，读者们迟早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件事对我的震撼也很大，要知道，我有两个小孙子陪在身边。正如他想保护自己的女儿免遭书中提到的命运一样，我也想保护我的孙子们，也希望自己能将一个安全的、免受这种威胁的世界传给他们。

威胁真实存在，我们必须面对它，必须未雨绸缪，弄清楚做什么才能阻止它发生。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一秒之后”，我们所熟悉的家园，所珍视、热爱的一切，都将永远化为泡影。

纽特·金里奇

第一章

北卡罗来纳州北部，黑山镇，美国东部夏令时时间两点三十分。

约翰·马瑟森从柜台上拎起塑料袋。

“你确定我买对东西了吗？”他问。

“常春藤之隅”的老板南希浅笑道：“没错，约翰。她几星期前就看中这些东西了。替我好好抱一下她，再亲亲她。时间过得真快啊，真不敢相信，今天她就满十二岁了。”

约翰叹口气，点点头，低头看着身下的口袋。里面装了满满一打宾尼熊，每只代表一岁。就在十二年前的今天，珍妮弗来到了这个世上。

“希望她十三岁的时候还会喜欢这个，”约翰说，“上帝保佑，当第一个站在我家门口，想要约她出去的臭小子出现时，我还扛得住。”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南希点头表示赞同。在伊丽莎白十六岁之前，约翰也一直这样给她买礼物。或许正因如此，可能还有其他很

多原因，他只希望能将现在和珍妮弗的生活状态保持下去，延续下去，哪怕只多几个月、几周、几天也好。对所有父亲而言，那段拥有自己可爱小姑娘的时光，都是能让他们深深牢记的、最为宝贵的回忆。

今天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街道两旁的樱桃树鲜花开得正茂，粉色的花瓣如稀疏的细雨般随风落下。他一路走过凯勒医生的诊所、古董店、一家上个月才开张的挂满哥特风格作品的画廊、一个专门卖些寻常小玩意儿的古玩店，还有一个老式冰激凌专卖店……一美元五十美分一勺。再往前就是本森的二手稀有书铺。约翰有些犹豫，他想进去待一会儿，便掏出手机查看时间。

两点半。珍妮弗坐的校车大概三点到，看来今天是没有时间进去喝杯咖啡，闲聊书和历史了。沃尔特·本森从书店里看到站在不远处的约翰，便举杯示意他进来。约翰摇头指指手腕，示意对方他在赶时间，然后继续朝街角方向走去，在那儿，他的都市越野车正停在泰勒的五金通用店门前。

约翰驻足片刻，回头望向自己一路走来的街道。

我正生活在一幅该死的诺曼·罗克韦尔^①式的插画之中，他第一次这样想。

离开这里……他从没想象过，从没计划过，甚至从没有过这种想法。八年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镇上的美国陆军军事学院任职，教授军事历史课程，发表了关于不对称战争状态的演说，并伺机准备跳出这个小圈子，最终他成功迎来了人生第一枚星级勋章。

然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得到晋升，被派到布鲁塞尔作为北约组织的联络人开始新工作。那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好到他可以干完这份工作就直接退休……另一件事则发生在他接到晋升消息几天之后。玛丽面色惨白的从医生那里回来，紧抿着嘴唇吐出六个字：“我得了乳腺癌。”

卡莱尔地区的军区司令鲍勃·斯凯尔斯是约翰的好朋友，还是珍

^①诺曼·罗克韦尔 (Norman Rockwell, 1894—1978)，世界著名的插画家，其独特的风格影响了插画界整整一个世纪，最擅长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描绘出独特的艺术韵味。

妮弗的教父。他清楚约翰的情况，所以当约翰提出请求时，他表示十分理解。假如约翰的晋升令仍然有效，是否可以把工作地点换到五角大楼呢？把他们安排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旁边，那样离玛丽家也不是很远。

可惜，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当时其他职位正在裁员——哦，头头们可真有同情心啊！如果他想得到新的勋章，就必须去布鲁塞尔，说不定一年后他们会好心地在国内给他找个职位。

但是与玛丽的主治医生详谈后，约翰辞职了。他想带她回家，回到北卡罗来纳的黑山镇。那是玛丽内心向往的地方，而且教堂山的癌症治疗中心也在附近。

幸亏鲍勃的人脉很广，约翰第一次提到黑山镇，他就打了电话到当地。尽管校友兄弟会被蔑视为政治立场不当，可它依然存在，而且在偶尔需要时还真能帮上点儿忙。于是在玛丽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蒙特利特学院院长便“碰巧”急需一名发展业务的主管助理。约翰恨死了业务扩展和招生工作，但碍于生计，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约翰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四年后，学校终于在历史专业设立了终身教职，他才换了岗位。

其实学院的校长丹·亨特欠鲍勃·斯凯尔斯一条命。一九七〇年的越战中，是鲍勃把他从布雷区救了回来。从那时起，两人一直亲如兄弟，互相照应，不分彼此。在鲍勃帮约翰找工作的过程中，这段永远无法忘怀的往事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于是玛丽得以重返家乡。自打她嫁给约翰以来，便一直跟着他四处奔波。二十年来，他们从本宁辗转 to 德国，之后又去了冲绳。海湾战争时期，玛丽跟随他前往伊拉克，接着又从那里转去五角大楼。离开华盛顿后，他们总算在西点度过了整整一年的美好时光。并借着约翰被派去卡莱尔镇教书的机会，在那里又度过了更加幸福的三年。不管怎么说，约翰终究是名历史教师，所以不管是五角大楼里哪个办公室里的浑蛋驳回了他想留在国内的请求，他都确实帮了约翰一个大忙。

就这样，他们回到了故乡，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镇。玛丽提出重返故里的请求时，他毫不犹豫，立刻答应了。在婉拒了上级的委托和晋升资格之后，他和妻子一起来到这块卡罗来纳群山间的小地方。

他回头望向大道，思绪在往事中停泊片刻。再过一周就是玛丽四周年的忌日了。她生命中最后那段时光是在她儿时生活的小镇一点点缓慢流逝的。当她还是个孩子时经常在这条路上奔跑，再次回到这里时却已步履蹒跚。

这座小镇简直就像从诺曼·罗克韦尔的插画中冒出来的一样。小镇上所有人都认识玛丽，也都了解她的情况。约翰最后一次和她走过这条街道时，大家纷纷走出来朝她打招呼，拥抱她，亲吻她。每个人都清楚这是永别，但谁也没说出口。约翰永远无法忘记当时人们充满爱意的举动。

他甩开杂念。时间已经不早了，再过二十分钟珍妮弗坐的校车就要到家了。

约翰坐上车，发动引擎掉头驶向州际大道，一路向东。州际大道在小镇上蜿蜒穿过。他特别喜欢沿途的风景，那些几乎皆由红砖筑成的房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车还在前进，一间又一间的店铺被他甩到身后。

因为肺结核疗养院生意的关系，小镇一度十分繁荣兴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铁路终于修进了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群山之间，第一批拥入这里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结核病患者。疗养院在山峦南坡上遍地开花，成千上万的病患接踵而至。等到二十世纪初，在黑山镇以西几英里远的大城市阿什维尔附近，这样的慈善机构已有十二家之多。

然而紧接着美国迎来了大萧条时期。黑山镇也随即陷入经济停滞状态。等到二战结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疾病，于是去疗养院的人越来越少了，那里逐渐变得空无一人。最终所有美轮美奂的疗养院建筑都被改建成了购物中心和大型商场，只有黑山镇上的被完整保存下来。振兴的浪潮并未波及这座小城市。

如今，过去的疗养院变成了不同教堂的会议中心和孩子们夏令营的营地。约翰所在的学校原来就是一家疗养院，人们称那里为小海湾。学校很小，一共只有六百名学生，他们大多数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各地的小城镇，还有一部分来自亚特兰大或者佛罗里达。一些学生对这里相对闭塞的环境感到十分震惊，但大部分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很喜欢这里。学校环境优美，平静祥和。过去这附近建过伐木场，曾经拖拽木头时留下的痕迹如今依然可见，拖纹横穿学校边缘，直通向米切尔山山顶，旁边清澈见底的河流是进行皮划艇运动的天然场所，还有成片茂密的森林可以让学生们避开相当严格的校规，好在里面偷偷聚会。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镇经济才逐渐有了起色，最终小镇凭借其自身力量复苏了。保留下来的古旧建筑风光引人入胜，夏秋两季，许多人从夏洛特或者温斯顿-塞勒姆赶来避暑。那个时候，街道上到处都是游客，还有成百上千居住在小海湾的“村民”——为了招揽生意，许多当地靠近宅第的村社都被租给那些年纪大的南方佬佬了。

玛丽过去就生活在一个那样的家庭里，富有且带着旧南方的保守气质。珍妮——玛丽的母亲，即使当处于癌症晚期的老伴儿泰勒如今已经住进旁边一所疗养院，她仍固执地攥着他们在小海湾那里的房子不愿放手，并且拒绝搬到其他地方去。

约翰继续沿四十号州际公路朝东行驶，穿过连接天鹅堡的道路，火车在他左边轰鸣。镇上的老人们依旧对那条“轰鸣铁路”充满憎恶。毕竟在它进来之前，黑山一直是个安详平和的南部小山村。随着铁路的建成，交通变得便利，城市开始发展。每到周末，旅店最爱的游客便如潮水般涌进这座小镇，但其他市民就不得不忍受发展所带来的喧哗。

出了城，约翰在与州际公路平行的旧公路上开了不到一英里，便右转驶向一条蜿蜒在小山上的土路。在山上，你可以俯瞰整座小镇的风景。过去有个关于这座山的老笑话：当他们说“调头上土路”，你就知道自己找对上山回家的方向了。

对一个新泽西人来说，约翰仍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跑到南方来生活了。开车沿山边土路前进，途中映入他眼帘的是价值百万的美景。

他和玛丽置办的房子位于这一地区某新建社区之中。在乡下，商业区与住宅区并没有明确区分。山上较为低矮的地方有几辆拖车和一间旧窝棚，里面住着康妮·亚伯罗夫——一位山下邻居，人特别好。可惜直到现在她家都没能用上电和自来水。挨在她家旁边的是一间诡异的大众汽车修理店，店主吉姆·巴特利特像个从六十年代回来的老古董。他家门前的空地上，胡乱堆放着十几辆生锈的甲壳虫和货车，甚至还有几辆价格不菲的大众面包车和卡曼吉亚^①。

他们住的房子（玛丽和约翰将其命名为瑞文戴尔^②，因为两人都很喜欢托尔金）为两人提供了一份格外开阔的视野，在那儿他们可以尽览山谷中的美景。远处连绵的大烟山勾勒出阿什维尔上空的天空。小房子正对西方，如此一来玛丽便可以尽享一片属于自己的晚霞。

当约翰想要描述门前的风景时，他可以直接对朋友说：“去看电影《最后的莫西干人》，里面有半个小时的镜头都是在我家附近拍的。”

整栋屋子极具当代风格。天花板高高在上，全玻璃制的西墙从卧室起，穿过客厅直到餐厅。出于玛丽的要求，床依旧摆在面对玻璃墙的位置，这样即使生命在不断消逝，躺在病床上的她仍可看到外面的世界。

他停下车。金杰和扎克正趴在卧室地板上晒太阳。这两只金毛犬十分漂亮，只是需要用脑子时都比砖头还笨。注意到有人来了，它们猛地起身狂吠，仿佛约翰不是这家的主人而是一个不速之客。可如果他真是坏人的话，只怕两个小家伙早就吓得缩成一团，屁滚尿流地跑到珍妮弗的房间躲起来了。

这两个笨蛋经常喜欢从卧室向外发起进攻，然后冲向入口的铁丝

①卡曼吉亚 (Karmann Ghia)，是大众汽车公司于 1955 年至 1974 年生产的一款汽车，前后均有两个位置。

②瑞文戴尔，意为“深之裂谷”，来自托尔金的经典史诗奇幻小说《魔戒》。

网门。由于下面的铁丝已经被撞坏了，所以大门的下半部分现在完全只是个摆设。要是再放一个新的铁丝网上去，用不了几天又会被那两个笨蛋撞坏。所以早在几年前，约翰就已经放弃了和狗狗之间的铁门拉锯战。

至于彻底把门关上，这种念头甚至从来没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这就是黑山镇，和它看上去一样奇怪，本地人很少给门上锁，钥匙随意地扔在车里，即使到了晚上也有孩子在大街上玩耍嬉戏。等到七月四日国庆节、圣诞节，以及竞选菠萝小姐荒诞的菠萝节，都能看到人群在游行庆祝。在约翰追求玛丽的时候，泰勒就曾给他看过一张一九七七年玛丽荣获菠萝小姐时的照片，那件事让小姑娘尴尬了许久。在黑山镇，每到夏天夜里仍有卖冰激凌的卡车在小镇上四处晃荡……这里是和他童年生活的新泽西纽瓦克截然不同的地方。

一辆车停在车道尽头，是玛丽的母亲，珍妮来了。

她正站在轮胎后面。不得不说，珍妮驾驶的那辆一九五九年产福特埃德塞尔^①外观十分精美，只是风格甚为诡异。福特车——那是她家的经济来源。亨利·福特本人还在世的时候，玛丽家便已经拥有整个北卡罗来纳州一系列汽车经销产业的所有权了。小海湾上那栋房子里甚至还挂着一张一战后玛丽祖父与亨利·福特在经销会议开幕式上的合影。

尽管在他们那个阶层，这样公然地“经商”有失礼节，而且珍妮年轻时一直以南方上流社会女士自居，但据约翰所知，珍妮本人和她丈夫一样，也是位商场悍将。

约翰把车停在那辆埃德塞尔旁边。珍妮放下手中在看的书走下车。

“嗨，珍。”

她非常讨厌别人叫她“妈”、“母亲”、“妈妈”，或是她最为厌恶的“外婆”和北方佬女婿喊的“外祖母”。要知道，她一直觉得对于自己唯一的女儿，约翰显然称不上是女婿的第一人选。好在随着日子一

^①埃德塞尔 (Edsel)，是福特公司于 1958 至 1960 三年间推出的一款汽车，销售成绩惨淡，给福特公司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